



飲食部十九

羹 臠 飲

羹

周禮天官烹人曰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禮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母饜羹母絮羹客絮羹主

人辭不能烹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又曰雉羹雞兔羹芼羹食自諸侯已下至於庶人無等

又曰子卯稷食菜羹忌曰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

又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

又曰大饗之禮尚立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左傳曰鄭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其故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子之羹請以遺

之

又曰臧哀伯諫曰太羹不致

又曰鄭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輿入故敗鄭師君子

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

又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公子也子家歸生

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宋
天
宋
宋

而精圖
書館藏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又曰叔鮒求貨於衛之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又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書曰若作和羹爾唯鹽梅

詩義疏曰鴉肉甚美可以爲羹臠

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爾雅曰肉謂之羹

廣雅曰羹謂之羹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二

說文曰羹五味和粥

釋名曰羹注也汁注卽也

史記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黃帝用一臯破鏡

如淳曰漢

史東郡送臯五日作臯羹以賜官也

又曰項王爲高祖置太公於機上告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又曰高祖少時與賓客過嫂厭叔與客來佯爲羹盡瀝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尙有羹由此怨其嫂後封其子頡羹侯

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其孟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肉對曰其子食之其誰不食羊下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中山君饗大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衣隨後問之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哺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與曰吾以一椀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二士死

後漢書曰太尉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服朝服侍婢奉肉羹翻汚其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羹爛汝手乎東觀漢記曰王渙爲洛陽令馬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之事實便諷吏解道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三

謝承後漢書曰陸續詣詔獄其母召至京師餉食續餉對泣曰續母來使者問其故曰續母作羹切肉未嘗不方斷葱寸寸無不同是知母來

又曰陶碩字公超啖燕菁羹無鹽

帝王世紀曰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爲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爲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食之

晉書曰桓温表王濬之孫曰濬今有三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

宋書曰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頤之爲主簿以問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景之嘗往侯頤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菹

景之曰我不能食之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又曰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

又曰朱修之爲荊州刺史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

又曰毛修之被擒入魏敬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在魏太武旁申救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尙書以爲

絕味獻之武帝大悅以爲大官令被寵遂爲尙書封南郡公大官令如故

又曰宋末齊高帝輔政劉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四

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結旦乃發彥節素切搔擾不

自安脯後更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歡羹寫胸中振不自禁

齊書曰高祖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

祖思曰魚鼈繪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千里尊羹豈關魯衛之說王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

又曰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

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

介介然卽吐血明日而死

梁書曰蕭勵爲廣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勵性嗇儉而器良寬裕左右嘗將羹正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

衣

後魏書曰趙瑛字叔起嘗送子冀州聘室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瑛方知盜殺卒辭不食

又曰彭城王浹爲滄州刺史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投人舍食雞羹洩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謂達曰食羹何不還價直也達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唐書曰魏元忠前後三坐棄市偶得不死武后嘗問之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苟須成肉作羹耳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五

荀卿子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

韓子曰堯有天下糲梁之食藜藿之羹

又曰昭僖侯之時宰人主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而謂之曰汝何爲置生肝羹中宰人曰竊以爲有欲去上食肝也

淮南子曰鼓造辟兵壽盡五月

高炎曰鼓造謂梟合世人五月作梟羹亦作梟

羹

又曰楚人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嘔之此不知味也

又曰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國子國伏羹而熟援漿以泛

助曰子朱辭官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日伏

豸子曰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猶威重廉平思合而爲信也

郭子曰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劉向新序曰紂王天下能羹不熟而殺庖人

又曰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知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喻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而進之

又曰魏文侯見箕季子曰晏進糲冷瓜瓠之羹曰豈不能具五味欲我無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風俗通曰昭帝時大官上食羹中有髮切中有土合史坐不謹敬皆論罪

劉禎毛詩義問曰餹羹有菜鹽豉其中菜可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餹爲名

陸機毛詩草木詩曰梅杏類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噉煮而曝乾爲蘇可著羹臠中

廣志曰大渡蜂取其子得數升爲羹亦可蒸食

臨海水物志曰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臠不能及之其俗言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臠

笑林曰人有所羹者以勺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向勺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爲怪

食經曰有猪蹄酸羹法胡羹法雞羹法蔗筍鴨羹法

楚辭天問曰緣鵠飾玉后帝食饗伊尹烹鵠彭鏗掛燧堯

帝饗何安壽永多夫何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

又九章曰懲於羹者而吹壺言人有勳而熱中

又招曰酸若苦陳吳羹

又大招曰鮮螭甘雞和楚酪言取生大鼈烹之羹調賂密

又曰內鵠鵠味豺羹鵠肉也調和先甘酸

唐明皇雜記曰李林甫子瑁鄭平唯戶部員外嘗與林甫

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櫛髮見林甫坐處甘

露羹取而食之曰縱嘗華皓必轉鬢黑明日果有中使至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七

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

磬

嶺表異錄曰交趾之人重不祿羹羹以羊鹿鷄猪肉和骨

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蔥薑調以五味貯以

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紫銀勺可受一升卽揖讓多自主

人先舉卽滿斟一勺內觥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勺如

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祿會本呼交

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推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張翰豆羹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獲充

簞盈篋香鑠和調同疾赴急

桓鱗七說曰河黿之羹齊以蘭梅芬芬甘旨未明先靈

衛洪七開曰馨羹芬臠凝色生華

皇象書曰想必醉令作醴梅相待

繆襲祭儀曰夏祀調和羹芼以葵秋祀調和羹芼以葱春祀調和羹芼以韭

臠

蒼頡解詁曰騁少年汁臠也噴臠多澤

說文曰臠肉羹也

釋名曰臠蒿也香氣蒿蒿也

齊書曰虞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領臠恨無之廣志曰晨臠肥而耐寒宜爲臠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八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太守陶瓚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白色形似蠶蛹無頭長數十丈大十餘圍軟軟動莫能名剖腹有肉如猪肪遂以爲臠羹甚香瓚啖一盃三軍盡食

齊諧記曰江北華本者爲人好臠臠

食經曰有芋子酢臠法

堯辭招魂曰臠臠炮羔有柘醬鵠鵠酸騁臠煎鴻鵠露雞

臠臠而不爽

爽敗也

又大招曰煎鱒臠爵

言煎鮒魚臠黃雀也

崔駰博徒論曰鶩臠羊殘

陳思王七啟曰臠江界之潛龍

王祭七釋曰鼂羹蟪臚

飲

周禮天官膳夫曰飲用六清六清水漿醴醅醫醴也

又食醫曰飲齊眠冬時飲交

又酒正曰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醴三曰醬四曰

醢

又曰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醴醢入于酒府醢者清也

凉水

禮王制曰天子五飲上水漿酒醴醢上以水

又郊特牲曰飲食陽故有樂

又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重醴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清汗也致飲有醇者有汗者陪設之也或以醢為醴醢粥黍醢粥

又外傳曰共王及后與世子食後所進之六飲水居其上

其次曰漿三日醴醴粥為之四曰涼暑月以雜糗五曰醴

以梅乾木瓜相和水一名盪涼六曰醢以黍為粥之薄者

左傳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

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

又曰鄆陵之戰欒鍼見子重之旌詩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

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

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
者而復鼓

父曰鄭師入陳子展執繫而見

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獻

豕飲承爲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而出

子美人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以也

又曰吳入楚申包胥乞師於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中求飲水之七萃之士曰高奔戎

割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今西方之羌故刺馬咽取血飲之猶示華

愈也天子美之賜佩玉一雙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十

神仙傳曰蔡經尸解去十餘年忽還家言七月七日王君
平來過到其曰可多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期假
借瓮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來
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云吾鄉曲
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以復之

漿

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禮記曲禮曰酒漿處右

又檀弓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

又內則曰漿水漿濫

紀苦之日名詳爲濫

釋名曰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醉也

史記曰漿千儻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薛公藏於賣漿家

漢書郊祀歌曰奉尊蔗漿折朝醴取甘蔗汁以為飲也折解醒病酒言蔗漿可以

醉章醒也

失書曰袁術去壽春時方盛夏欲得蜜漿又無蜜遂毆血

死

後魏書曰游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

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

又曰咸陽王禧謀逆被擒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鎖格

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合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十一

左右送酪升餘禱一飲而盡

管子曰左酒右漿

左酒近體也右漿上遠

列子曰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反

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已驚

遺汝之漿何故驚也曰夫內誠不解

外無解言形牒成光牒飾其心以外鎮人心小以牒形鎮人使

人輕乎貴老專少轉老田乎形牒而察其所患形飾則心乳乳必患生故當察也夫

漿人持為食羹之貨多餘之漿人之貨我者非貴我贏也蓋貨我以自盈耳其為

利也薄其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

知盡乎事彼將在我以是而効我功吾是以驚也

孟子曰書曰俟我后后來無罰其君子實立黃于筐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袁子正書曰歲在中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

顧子曰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山海經曰高前之山上有水焉世寒而清帝王之漿也飲

者不心痛王漿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玉津金漿其次藥有

五雲之漿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露霧為漿

廣志曰醖醪漿也

穆天子傳曰盛姬病求飲天子命取漿而給得之速是曰

壺輪壺器名輪也音遮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七

焦贛易林曰登上堂飲萬歲漿

華山記曰華山明星玉女持玉漿

孝子傳曰洛陽陽公輦義漿以給過客

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墜穴中緣行十許

日有草屋區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漿墮者

告以饑渴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歸問張華

華曰所飲者玉漿

典術曰餌桃膠五十日後得玉漿

楚辭九歌曰尊桂酒兮椒漿

以椒置漿中也

援北斗兮酌桂漿

西京雜記曰枚乘柳賦曰樽盈縹玉之酒尊獻金漿之膠

張衡思立賦曰斟白水以為漿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三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終 江都吳澤普分校

飲食部二

膾 脯 鱠 鮓 八珍

膾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饗其實膾鮓

禮記內則曰牛膾羊炙芥醬魚膾

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馘庶人者

老不徒食尊卑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

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又少儀曰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

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一

論語鄉黨曰膾不厭細

春秋佐助期曰八月雨夜菹菜生於滂下地中作羹臠甚

美吳中以鱠魚作膾菹菜為羹魚如白玉菜若黃金稱為

金羹玉膾一時珍食

說文曰膾細切肉也

釋名曰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與舅馬光詔曰朝廷肉膾寧用飯也

魏志曰陳登得胷中煩懣面赤不食華佗脉之曰府君胃

中有蟲數升欲成肉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

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牛身是

生魚膾也

沈約宋書曰張收爲獠犬所傷人云宜食蝦蟆膾收難之
兄暢含笑先嘗收乃食瘡卽愈

又曰沈攸之舉兵圍郢城獲范雲合送書入城餉柳世隆
鱸魚二十頭

梁書曰蕭穎胄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十斤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
聞之徵象到武昌敬貴之稱爲介君與吳主共論鱸魚何
者卽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景魚耳此海中出安可
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庭殿中作方埒汲水滿之并
求釣象起餌之垂綸於埒中不食頃果得鱸魚吳主驚喜
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安敢取不可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二

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王曰聞蜀使來有蜀薑作齏甚好
恨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
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着青竹杖中使
行閉目騎竹竹止買姜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竹須臾
止已至城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蜀市乃買薑于時吳
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
買薑畢投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中切鱸乃
適了

搜神記曰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謂衆賓高會所少吳
浙江鱸魚耳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藻盤貯水以竿餌釣
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拊手笑曰可更得不放乃更引

餌沉之須臾得引出皆長二尺餘生鮮可愛操合目前切

膾
老子傳曰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異物記曰鱠魚作膾味略無輩

列女傳曰姜詩妻事姑嗜魚膾又不能獨味妻與詩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食其舍側忽有泉常出鯉魚一雙以共二母之膳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未還闔閭治魚作膾過時不至魚臭猶須子胥之至也及胥到闔閭膾而食不知其臭後王重作之其味如故人作魚須膾者闔閭之時造也

大云御覽

卷人百八十一

三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會膾有餘弃之於中流化而爲異魚今呼王餘魚長數寸大如筋猶有膾形

齊諧記曰江南有麻治者爲人好噉膾江北華本者得一
大蛇喚麻爲膾得食甚美治索魚名華本因醉喚取蛇及
餘肉出麻治見之大吐歐血死

又曰周子有女噉膾不知足家爲之貧後至長橋南見罟者挫魚作鮓以錢一千求一飽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從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卽成水女遂不復噉膾

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
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羈官千里以要名爵遂
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王謂爲見幾

又曰桓車騎冲在荊州張玄爲作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俄見一人持小籠生魚逕來造舡云有魚欲寄作膾玄乃維舟而納之間其姓名云是劉遺民劉麟之字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待既坐張御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語言劉子無意既進膾便去云得此魚觀君舡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六年吳郡縣海鮓音免乾膾四瓶瓶容

一斗浸一斗可得經尺面盤并奏作乾膾法帝以示羣臣示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異今日之膾乃是海真魚所作求是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卽出數盤以賜近臣作乾膾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于海

取得鮓魚其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捕得之卽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曬三四日須極乾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異新者後時以新布裹於水中清三刻久取出洒却水則嫩然矣

明皇雜記曰邢州人和謂嘗謂房瑄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膾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沒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謹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臥疾數日刺史息具齋邀房於郡齊房亦欣然命駕既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爲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着也修修縮也乾燥而縮也

說文曰脯乾肉也修脯也搏補莫切薄脯膊之屋上也

周禮曰脯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大物解肆乾之謂之

乾肉薄析曰脯睡之而施薑桂曰鍛修腊小物全乾

凡祭祀共羞脯薦脯臠胖

又曰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荐膾

儀禮曰鄉飲酒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使出祖釋軼祭

士冠賓東面薦

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又曰夫人之置脯修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

又郊特牲曰大享尚服脩而已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穀梁傳曰束修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二

公羊傳曰魯昭公出奔齊齊侯使高子執簞食四脰脯獻

公公稽首以拜受

易曰噬乾肺得金矢王肅注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

乾肉脯之象金象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

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

論語曰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言人奉禮行自束修以上

則皆教誨之也

又曰沽酒市脯不食

尚書太傳曰散宜生闕天南宮适三子者學乎太公見

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約為朋友

漢書曰蜀民以賣脯運騎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兵叔公良搏手大呼曰我
詣納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曰方坐咱

脯

晉書曰桑虞長行宿記逆旅同舍客疑虞爲盜虞默然無
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言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
君何以疑人乃將脯至山豕閒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
投之不顧

北齊書曰彭城王攸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
鹿脯至滄州界脚痛遲偶會一人爲伴逐盜驢及脯去明
且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至主見識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六
之推獲盜者

唐書曰太宗狩于濟源之陵山七日古者王先駟以供宗
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國語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

成王楚文王之子成王顧於

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
之

呂氏春秋曰趙宣子將之絳見鬻桑之下有餓宣子與
脯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得以遺之宣子
更賜之二束遂去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有鼯鼠在水
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作脯

又曰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其味如麀鹿脯食一片復一片

葛洪神仙記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膳擘脯而行云是麒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請犒車有酒一器脯一盤乃賜兵人三杯酒一片脯萬人皆同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

世說曰初太祖乏食程昱掠其本縣供三旬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也

續齊諧記曰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有女仙人爲設胡麻飯山羊脯因留連之

楚詞曰折瓊枝以爲羞

入云御覽

卷八百六十二

七

盧諶祭法曰春祠用脯夏用燔

杜育菽賦曰脯則正督通幹粗鹿肥麋

梁劉孝威謝東宮賡鹿脯等啟曰上林絕故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遊獵李廣之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脯人形圖三事之車影人九仙之影

鯖

西京雜記曰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傳會五侯閒各得其意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齊書曰武帝就虞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體不悰乃獻醒酒鯖鮮一方而已

釋名曰鮓滓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熟而食之也

吳志曰孟仁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遠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遠我避嫌也

宋書曰王代營謝超宗爲義興太守與謝交惡超宗到都後營父懋往超宗處超宗設精白鮑美鮓獐巴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瑩始兄餉伴驚曰大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瑩稱供養不足坐失廢棄允之

博物志曰仲秋月取折頭鯉去子破腹使膂割爲漸米爛藻之以赤秫米飯鹽酒合糝之不苦重踰月乃就事爲秋鮓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二

八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鶴之舟窮晷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爲釣霜絲爲綸丹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爲神異之物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地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閒人見之千里之外者數次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見之謂客云此龍肉也肉鮓中則有五色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不得白魚所

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拊吉甘切鮓餉父封鮓反
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
憂也

謝玄與婦書曰昨出釣獲魚作一拊鮓今奉送

大業拾遺曰十二年六月吳郡獻太湖鯉魚腴鱧四十拊
純以鯉腴爲以計一拊鱧用鯉魚三百頭肥美之極冠於
鱸鮓

八珍

周禮天官曰食醫掌王之八珍

禮曰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炮取豚若將割之剝之實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九

棗於腹中編茱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
手以摩之去其齧音善爲稻粉糲漉之以爲醢以付豚煎

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無滅

鼎三日三夜無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擣珍取牛羊麋鹿

麇之內必馱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

去其齧柔其肉獸脊側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

理湛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臄爲熬捶之去其齧編

茱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

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

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肝膏取狗肝一臠之以其膏

濡炙之舉焦其膏不蓼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二終

吳興陳杰分校

飲食部二十一

肉

炙

肉

禮記曰毋反魚肉

為已歷口人可穢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又曰六十非肉不飽

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

公不射古之制也

又曰齊伐我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見焉

劌曰食者鄙未能遠謀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一

又曰公膳曰雙雞

卿大夫之膳食

饗人竊更之以鶩去其肉而以

其泊饋

進御食首饗人御者次慶氏減其腥蓋蘆蒲葵

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澗有肉如陵

穀梁傳曰公曰天王使石尙來歸賑賑也者何也俎實也

祭肉也生曰脰熟曰俎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又鄉黨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祭於君

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爾雅曰肉謂之敗

又曰肉曰脫之

又曰鮑宣王書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奴從實

爲肉

史記曰廉頗奔魏趙王使者視頗尙可得用不趙使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

帝王世紀曰夏桀爲肉山脯林

漢書曰黃霸潁川太守嘗欲有所可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謁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屈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

又曰武帝爲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二

又曰陳平爲里社分其肉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當如此肉矣

又曰張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父還鼠盜肉怒父笞湯湯搗薰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又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成帝詐后上疏曰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

東觀漢記曰太尉趙喜聞魯恭志行每歲時遣子送米肉
辭讓不敢當

又曰卓茂為密令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之亭長
從汝求乎有事與之自以恩意遣人乎民曰自遣之茂曰
人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亭長素為善吏歲時遺之禮
也

又曰賦經姜詩不敢精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掘
出示之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曰買猪肝一
片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謝承後漢書曰李萇家晝則躬耕夜則讀書曰為母市斤
梁米作食

後漢書曰桓任字儀遼後母生時不食豬羊肉故終身不
以豬羊肉入口

又曰李充延平年中假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如務
取高行以勸後進將徵充為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
傾時無所下借下音似借
音子夜反以亮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

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聞欲
碎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
隱居懷道之士頗而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啖之充抵肉

於地曰說士猶甘於遂出徑去騭甚望之

漢舊儀曰齊法食肉三十六兩

英雄記曰冀州刺史韓馥問諸從事曰馥何有長河短于
治中

劉子曰前勞賜旨餘肉百斤賣之一州調度奢侈不復在
是猶可勞賜勤吏士賣之示拔

吳志曰趙達嘗過知故取盤中隻箸再縱橫之乃言卿東
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
兩不差其母本屠家之女也

太康起居注曰尙書郭奕有疾日賜酒米各五升猪羊肉
各一斤

大正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四

石崇崔亮母疾日賜清酒粳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半
臧榮緒晉書曰趙高爲丞相指鹿爲馬持蒲作肉

晉中興書曰陸納爲吳興太守辭大司馬桓温因問温曰
醉可飲幾酒肉食多少温曰温酒不過三升便醉日肉不

過樽納後伺問承人自言外有微禮温救而受正有酒一
斗鹿肉一盤一坐愕然納曰公近云三升今有一斗似備

餘瀝温嘆服

晉書曰周訪鄉人盜訪牛於家問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
不使人知

宋書曰衡陽王儀季鎮荊州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
養遂不食儀季哀其志以錢米給豐母并豐噉肉

齊書曰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縷纒而奉贍甚後后母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漢書曰傳昭王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婦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

隋書曰王邵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肉切爲僕從所飲邵勿覺唯責肉少數罵厨人厨人以情白之依前閉目伺候獲人方免笞肉墨子曰孔子阨於陳蔡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食之

晏子春秋曰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不足

王孫子曰楚莊伐宋厨有臠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饋於

賢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五

公孫尼子曰殷紂爲肉圃

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

又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韓子曰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育令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

又曰晏子對景公曰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

燕丹子曰荆軻肉秦過陽翟買肉爭輕屠辱軻武陽欲

擊刺止之

淮南子曰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犢炙有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晨獾獾之炙雉燕之翠述

蕩之擊

音牽 旄象之約 旄象牛獸也 旄獸名 牛肉美貴之也

又曰嘗一臠知而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又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之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舡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巨不濟此水者命也夫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六

桓譚新論曰九江太守龐真安縣令高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刻以主守盜上請建捕詔釐不賑天下掾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醕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

又曰關東鄙語是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羹則對屠門而屑

風俗通曰陳伯敬目有所見不知其肉

王充論衡曰仲子兄祿萬鍾以兄之肉爲不義而不食之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曰惡用是鵝鵝者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來至曰鵝鵝之肉而仲子恥負前言卽吐而出

典畧曰凡宗廟三歲大禘每太牢分之左辨上帝辯其上
后俎余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堆俎

博物志曰食鷲肉不可入水爲蚊所吞龍肉以醢則文章
生

方言曰燕之北郊朝鮮冽水間凡異肉及披牛羊五臟謂
之膊

說文曰殺雜肉也臄漬肉也膊切肉也

廣志曰北方有牧草便於其畜故北方出美肉

異苑曰山陰有人嘗食牛肉便作牛鳴菜食乃止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不食有目之肉

桂陽先賢畫贊曰程曾子孝孫七歲亡母好慕毀悴王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七

哀憐嚼食哺之知有肉遂吐不食

華陽國志曰孝子卽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

肉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百姓欣慶相賀長安酒肉爲暴貴

江氏家傳曰凝年七歲塋父有酒肉左右或戲耶曰爲孝
何如肉食麤糲然斂容遂不食

十洲記曰崑崙銅柱下有回屋焉壁方丈夫上有鳥名曰
希有左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醢仙人甘之

笑林曰甲買肉過入都側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
覓肉因詐使口御肉曰挂著外門可得不失若我銜肉

著口豈不失理

世說曰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求集
良久辭去出宣武曰卿向以諮事今何以去答曰友聞白
羊白肉美一生未嘗得故來求食食了無事可諮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舉太山以爲肉竭東海以爲酒

陸凱表曰呂蒙凌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肉
省中稱食之

炙

釋名曰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脯炙以錫密豉汁淹之脯脯
然也釜炙於釜中汁和熟之也脂銜也銜炙細蜜肉和以
薑椒鹽豉已乃以肉銜裏其表而炙之也貂炙全體炙之
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爲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八

禮曰膾炙處外母嘍炙

詩曰執爨蹠蹠爲俎孔碩或頰或炙

又曰有兕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曰炮
加火也

傳曰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氏

季氏子路也
孔氏宰邑也

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
車言不欲駭也

行爵食炙奉衛侯軫出奔

韓子曰晉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

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

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才截是臣之一死也桑灰炙之

肉紅白而髮不燒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聽而視之髮

繞而目不見是臣三死也意者堂有諍臣乎殺臣不亦枉

乎

謝承後漢書曰陳正自叔方爲太官令與黃門侍郎有隙因進御食以髮炙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山炭增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砥礪而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少時眼目奏章表猶讀五經其與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豈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晉書曰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

齊書曰桂楊之役詔檄允之未辦齊高帝引江滄入中書雀先賜酒食淹素飲啖食鵝炙垂盡酒數升訖文誥進亦辨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九

隋書曰煬帝初在藩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過不中意以籤刺嗜其眼有温酒不適者立斷其舌

孟子曰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肉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嗜炙亦有外與

又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熟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何謂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枚飛入其因以供母

說苑曰智伯以庖人忘炙而不知韓灰知小而不忘知大

世說曰顧榮字彥先輟已炙啖行炙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耶

明皇雜錄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間旅於衡州耒陽縣頗爲命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炙牛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三

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三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大曰飲食部二十二

脂膏

油

脂膏

周禮庖人曰凡用禽獸春行膏豚膳膏香夏行踞鱸音

膏臘秋行犢麇膳膏膳冬行鱸羽膳膏羶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獸王也

又冬官梓人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脂

羊之屬膏豕之屬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也

禮曰脂用葱膏用菹煎諸膏必滅之肝管取狗肝一懷之

以其管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醢

爾雅曰冰脂一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四

說文曰臠牛腸脂

通俗文曰脂在曰有骨曰獸脂聚曰

史記曰敗脂辱處也而公伯千金

後漢書曰孔奮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人為身

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

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

油

魏志曰孫權至合肥新城滿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

松為炬權以麻油從上風以火燒賊攻具

又曰黃初三年車駕新宛使侯夏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

江陵權諸葛瑾軍與尚對三度入江中渚而分水軍

中尚夜多時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渡潛攻權諸軍
夾江燒其舟舡水陸並攻破之

王隱晉書曰元康三年武庫火檢校是工匠盜庫中物恐
罪乃投燭著麻膏中火燃

又曰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斂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爲縱
火具

東宮舊事曰月給油六升

宋書曰朱修之爲荊州刺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
已來燃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梁書曰沈約年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乃赦免旣而流寓
孤貧駕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滅油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四

二

滅火

又曰張瓚爲湘州刺史州境大寧晚好積聚多寫書數萬
卷有油二百斛米二千石他物稱是

又曰侯景攻臺城爲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
雉尾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

又曰初侯景旣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
油煎殺之

後周書曰衛刺王真作亂率其黨悉肅章門不得入乃縱
火燒之尉遲暹懼火盡真黨得進乃取油灌木以益火火
勢轉盛真黨不得進乃退

博物志曰煎油火氣盡無煙不沸復則還冷得水而消

釋名曰奈油搗奈實之和以塗繪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
杏油亦如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四

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四終

吳興陳杰分校

飲食部二十三

鹽

鹽

書曰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形鹽

又曰掌鹽之政命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

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鹽之恬者今鹽有也凡齋事

鬻鹽以待受命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鹽曰鹹醢

又曰醢醢之美而煮鹽之尚貴夫醢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又曰桃諸卯鹽大

又曰初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齊斬之未也酪酢截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人白黑形鹽辭曰國君

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穀鹽虎形鹽五味之將故刻畫形以象其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又曰晉人謀去故絳大夫皆曰必居郇假氏之地沃饒而

近鹽狩氏縣有鹽池是也

又曰齊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曰鹽鹹也鹽池河東鹽池表五十里廣六里固一百

十四里鹽生水中央取朝復鹵西方鹽也東方謂之斤西

方謂之鹵醃鹹也河內謂之鹹

廣雅曰鹵音醃七豆音温鹵音温編音步典鹽也

史記曰募民月給費用官器作者煮鹽官牢盆牢廩食也盆煮鹽

漢書王莽詔曰鹽食者之將

又曰吳東海水為鹽國用饒足吳王煮鹽於海水今海鹽縣是也

續漢書曰虞翊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五百鹽石八

千視事三歲穀石八千鹽百

又曰天竺國出黑鹽

東觀漢記曰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輦欺沒

其鹽復獨完致縣中

後漢書曰第五倫目以久為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二

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又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又王符論曰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魏志曰衛凱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以來放

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

給之

又曰鄧艾平蜀後言於司馬文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

二萬人煮鹽興治為軍農要用

魏畧曰漢合哀年民家出鹽一斛以為賦

吳志曰朱桓卒家無餘財孫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

蜀志曰先王定益州置鹽府校尉主鹽鐵之利

晉書曰肅慎國無鹽鐵燒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又曰郭文字文學隱居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恒著鹿裘葛中不飲酒肉區種菽麥採草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

宋書曰豫章王大魯賈僚張蝠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食捶指半日乃息

又曰張融作海賦文亂詭檄獨不與于衆後以示鎮將軍顧歡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暑飛霜路

齊書曰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息毀不臧性故當不進肴羞耳至於鹽不食吾今亦不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三
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梁書曰侯景陷臺城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搯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王僧辨截其二子手送齊宣又傳首往江陵果以鹽五斤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美食皆盡後魏書曰世祖南伐遺李伯賜劉義恭等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滿用每六銖以酒下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梟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

又曰勿吉國水氣鹹凝生鹽樹上

又曰沮渠蒙遜平蜀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斤

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尅李氏欣得宋繇耳
北齊書曰房景伯母亾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
年不愈

又曰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崔昂昂曰
亦旣官煮斷之竈官刀雖食不及人廣請准開市薄爲竈
稅私館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

唐書曰武帝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狀如
方印

又曰左右神策監州行營節度使朝堅昌奏表初城監州
鹵中獲壞土又置蜂堡水路廻遠卽時有兩發鹽井悉生
鹽事符德聖德可謂天讚請宐付史館制可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四

又曰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滉奏曰土德之瑞
又曰季晟薨後德宗以初城鹽州復開池上賜宰相新鹽
側然思之命置鹽於靈座

又曰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邊於北海多沮澤有魚鹽
之利

又曰初權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
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歷末
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釐當天下大半之賦

管子曰齊有渠之鹽燕有遼東煮之十口之家十人舐鹽
百口之家百人舐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
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

加什耗而釜于君伐煮新沮浦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
至陽春農事方作命民無得築垣牆得毋繕家墓大夫無
得治官宮臺榭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買必
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循河濟之流南輪趙宋衛濮陽惡
食無鹽則睡守圍之本其用鹽獨重伐菹薪煮沛水以籍
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又曰桓公成鹽三萬六千鍾合史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
斤

尸子曰南海之輦北海之鹽

魯連子曰連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潰以雖十宿不能得
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五

抱朴子曰作赤鹽法用寒鹽一斤雨泥一斤內鐵器中以
爲水燒皆消而赤也

金樓子曰白鹽小小峯洞激如有水精及其映日光似虎
魄胡人和之以供國厨名爲君王鹽亦名王華鹽

又曰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挾疎似有人耕池旁
地取池水波種之去勿廻顧卽生此鹽

國語曰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

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敗之池北望少澤其草多諸萸素
其其陰多穎其陽多王郭景純云鹽敗澤卽斛縣鹽池也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旣大夏之鹽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爲兄弟之國而

韓魏稱爲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臂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

取或鹽塗卵取也
卵買其上卽累也

鹽鐵論曰古者豪強大家得煮海爲鹽民皆依爲姦之業也

世說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使將軍

風俗通曰鹹如炭倍說鹹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今食得大鹹亦吐之謹按東海响火曉知鹽法者云攬鹽木多曰每樵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吳時外傳曰漲海中有灣灣中常出自然白鹽嶧嶧如細石子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水精

晉書曰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六

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

世本曰宿沙作煮鹽

宋志曰宿沙備鹽公臣齊
濱海故得爲魚鹽之利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

廣志曰鹽體因於水故或水且于水故或與土雜產于地多側於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煮鹽與海同海東有印盛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于水北湖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欺國有白鹽如石子

立晏春秋曰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

秦記曰
會稽王

道子爲符卽設盛
饌耶云鹽味小生

博物志曰臨中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益盛以盆貯水

煮之則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卽滅至今不然

梁四公子記曰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斗狀白似玉
帝以其至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命音公迓之謂
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
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陳鹽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問紫鹽
馨碧珀云中路遭北凉所奪不敢言之帝問燕曰公羣物
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
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橐煮之可驗交河之間平積中掘
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
下有碧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婦人小腹
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凉州異物志曰姜賴之墟今稱龍城垣溪無道以感天庭

上帝赫怒溢海盪傾

姜賴胡國名也恒溪其王宇也食葵無厭上帝化為沙門遊于觀其政遂

從溪乞之以鹽與帝得乃

震怒使蒲昌溢以盪復也 剛鹵千里蕤菜之形其下有鹽

累棋而生

其地化為鹵而剛堅疑女勞萊撥發其底鹽方大如棋以次相累池坐以鹽乞天帝故使此地

鹽化生也

又曰鹽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大小如意

鑊之寫物

赤與黑者皆小惟曰大或如篋箱從人所為形也

作獸辟惡佩之為吉

戎鹽可以療疾

凉州記曰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益州記曰汶山越嶲煮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漬

既而煮之越嶲先燒炭以鹽井水汲炭刮取鹽

荆州記曰鹽水自凝生傘子鹽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

本草經曰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戎鹽生明目大鹽一名胡鹽

崔駟博徒論曰江陽六鹽

笑林曰姚處在武昌沈浙至武昌遇風于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從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荅敢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嶺表異錄曰野煮鹽廣南煮海其無限商人納推計價極微數內有恩州場石橋場俯迎滄溟去府最遠商人於所司給一百石石權課支銷正貨三二千及往本場鹽並官給無官給遣者商人但將力收鹹池沙掘地為坑坑口稀布竹木鋪蓬葦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鹵淋在坑內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氣衝火城則取鹵汁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竹盤者以茂細織竹鏤表裏以牡蠣灰泥之自收海水煎鹽謂之野言易得如此也

醬

禮記曰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又曰獻熟食者操醬醢

又曰濡雞醢醬實蓼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云今學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

左何吾恐後人覆醬餽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醃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又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按子路感雷精而生
尙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桓譚新論曰鄙人得醃醬而美與人共食少唾其中因充
之俱不得食

論衡曰作醬豆惡聞雷此欲使人急作不能積久

世說曰陸機入洛欲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
弟雲書云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瓮
耳

宋書曰孝武嘗爲王玄謨作四時書云鮑醬調秋菜白醃
解冬寒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五

九

又曰阮孝緒外兄王寔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
覆聞其茹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
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寔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
不黨誰坐之及竟獲免

梁劉孝儀謝智安王賚蝦醬啟曰龍醬傳甘退成可甌鯨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客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飲食部十

醢

醢

釋名曰苦酒淳毒甚者酢苦也

周禮曰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瓮共后及世子孫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甔凡事共醢儀禮曰醢醢百喪夾碑十以爲列

禮曰宋襄公喪其夫人醢醢百甔

又曰大功之喪不食醢醬父母之喪又期而大祥有醢醬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六

一

論語曰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史記曰通邑大都酤千釀醢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藥有鳳林鳴酢

魏名臣奏曰劉放奏云今官賄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宜其息絕

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醢醢今俗人呼苦酒城

晏子春秋曰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

風俗通曰酢如萸莢按萸味酸工者取以調味

博物志曰酒暴熟者酢醢酸者易臭

又曰龍肉以醢漬則文章生

葛洪肘後方曰治齒痛用多年醃酢

唐書曰初薛仁果拔秦州召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醃灌鼻求其金寶

又曰任迪簡萬年人舉進士初為天德軍士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常有宴行酒者誤以醃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強飲盡之而為容其過以酒薄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感悅

醃

周禮曰醃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菹菹醃醃昌本麋麇菁菹鹿麇芣菹麋麇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醃脾析蠹醃蜃蚘醃豚拍魚醃加豆之實芹菹兔醃深蒲醃醃蒹

大正御覽

卷八百六十六

二

菹薦醃荀菹魚醃羞豆之實醃食糝食為王及后世子

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醃六十甕以五齊七醃七菹三麇

實之齊當為醃五醃昌本脾析蠹豚拍深蒲也七醃羸麋蚘魚兔醃醃醃七菹菁芣葵芹蒹荀菹三麇

麋鹿麇麇也凡醃醬所和細切為齊全物若醃為菹賓客之禮共醃五十甕凡

事共醃

禮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醃之矣遂命覆醃

禮記外傳曰祭祀賓客菹醃之用醃汁也滫亦汁也籩竹

器豆木也皆缺足醃有陸產有水物天地陰陽之氣所生

麇者骨肉相雜為之有麋鹿麇之麇兔醃蚘醃有魚鴈羸

屬之醃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一日可作醯

弘君舉食檄曰東里獨姥之醯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六

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飲食部二十五

茗

爾雅曰檟苦茶

樹小似梔子冬至生葉耳煮作羹飲今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一名茅蜀人名為

茶苦

吳志曰孫皓每宴食客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為限雖不能入口澆灌取盡韋曜飲食不過七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倅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倅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俛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吾素業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一

晉書曰夏侯愷亡後形見執家人求茶

又曰桓温為揚州牧性儉素每謙惟下漆糞扑茶果而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

南齊書曰武帝遺詔靈坐勿以牲為祭唯設餅果茶飯酒脯而已

唐史曰風俗貴茶之名品益眾劔南有蒙頂石花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顧渚之紫笋東州有神泉昌明陝州有碧

潤明月房茶莫寮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江山江陵

水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澧湖之舍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

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斬門月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又曰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畜爲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茶不利輒灌之羽於江湖稱竟陸又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又曰韓滉聞奉天之難以采練囊緘茶末健步其以進也又曰貞元九年春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沽每十稅一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二

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茶稅錢拯贍

又曰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爲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又曰太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爲權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

又曰太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鐵轉運權茶使令狐楚奏權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

又曰初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蕃人問曰何爲者魯曰解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亦有此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飲炙三弋五卯茗菜而已

廣雅曰荆巴間米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搏末置瓷器中以湯燒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博物志曰飲真茶令少眠睡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本草曰茗苦茶味甘苦微寒無毒生麋瘡利小便少睡去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三

痰渴消宿食冬生益州川各山陵道傍陵冬不死三月二日將乾

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丘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與葑同食令人身重

陶弘景新錄曰茗茶輕身換骨若丹丘子黃山君君服之王浮神異記曰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飯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蟻之餘不相遺也因立奠祀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日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茗所得錢散路傍孤貧

乞人人或異之執而擊之於獄夜擊所賣茗器歸自飛去

廣志曰茶叢生直煮飲爲茗茶茱萸椒子之屬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胃汁爲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無酒茶

晉書藝術傳曰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者有桂花氣兼服酥而已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牽其臂將至山曰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畱採須臾復來乃採懷中橘與精甚怖負茗而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四

又曰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復飲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爲大不足非復一月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復茗客嘗聞世有此病乃令更准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壯似牛肚客乃合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翕之都盡而止覺小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問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茗瘕

異苑曰剡縣陳矜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冢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云吾上此塚三百餘年今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

朽壤豈忘辭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惟

貫新母告二子祠備愈切

世說曰任瞻少時有令名自過江矢志既不飲茗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人有怪色自申明之曰向問飲爲熱爲冷又曰晉司徒史長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國賣醯麪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孟盛茶上至尊晉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曰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負茶汝可信致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五

傳咸司隸教曰門南方有蜀姬作茶粥賣廉事歐其器具使無爲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

坤元錄曰辰州淑浦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夷陵圖經曰木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彭城王騶戲謂王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總復謂曰卿明日願我爲卿設芽茗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羞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鹿之

夫里內有學頤之婦以卿言之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馬後蕭衍子蕭正德歸降時侍中元美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蕭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水鄉立身已來不遭陽侯之厄舉坐笑焉桐君錄曰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

又曰茶花狀似子其色稍白
永嘉圖經曰縣東有白茶山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温山出御茗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六

茶陵縣圖經曰茶陵者謂陵谷生茶茗

本草拾遺曰臯盧苦平作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
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

廣州記曰西平縣出臯盧茗之利茗葉大而澁南人以爲
飲

南越志曰茗苦澁亦謂之過羅

陸羽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自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

峽山有兩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樞子花如

白薔薇實如栢欄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

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檟苦茶蜀西南人謂茶曰
蔎早取爲茶晚取爲茗

其上

者生爛石中者生欒壤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茂法如種

瓜三歲可採陽岸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笋者上牙者次葉
卷者上葉舒者次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開茶之笋者
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蕨薇始抽陵露采爲茶之牙發
於藜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中枝穎者采焉其日
兩小採晴有雲不採蒸拍焙焯封乾矣有千類萬狀鹵莽
而言之如胡人韉者蹙縮然犍牛臆者廉儼然浮雲出山者
輪囷然輕颺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羅膏土以水
澄泚之又如新治田者過暴雨流潦之經此皆茶之精腴
也有如竹籜者枝幹堅實難於蒸擣故其形籠篋籠音離
篋音師
如霜荷者莖葉凋起易其狀白故其萎萃然此皆茶之瘠
者也自采至於封曰七經自胡人至于霜荷八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七

唐新語曰右補闕毋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代茶
飲序其畧曰釋滯消擁一日之利甞佳瘖氣侵精終身之
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
知禍遠難見者乎

雲南記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縣西
南按拾遺志尙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
茶盡出此

魏王花木志曰茶葉似槐子可煮爲飲其老葉謂之茅葉
謂之茗

杜育姓賦曰調神和內倦解憊除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

安樂茲土聊可娛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女岐岐常白哲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其始字蕙芳眉目粲如畫馳騫翔圃林草木皆生摘食走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爲茶薜劇吹噓對鼎鏗孫楚出歌曰菜薜出芳極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鼓出魯川薑桂茶薜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渠枇杷出中田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七

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終

甘泉羅亨元分校

火部一

火上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煨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

又曰風自火出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皆得所同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一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

又曰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菜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又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又曰火龍繡火盡為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

鶉火為心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命民放火建

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合民內火焚放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伯

高辛氏之子也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紀

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役居商

近祀大火也

又曰剡子云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火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

西今孛星出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

天道恒以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

布告示人向伏收知常須火乃布散為火

周禮曰春秋以木鐸為修火禁

又曰烹人掌供鼎鑊以治水火之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又曰師卜掌開龜揚火以灼龜致其墨

又曰司醮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

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子辰上使民出火九月

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丙時則施火令凡祀禁則祭醮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

凡國失火野焚菜則有刑罰焉

又曰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又曰秋官司烜氏掌以火燧取明火於日

史記曰燕攻卽黑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頭為繪絳衣畫以

五彩龍文束兵於角結火於尾穿城而出壯士啣枚後牛

之所觸輒死壯士擊之城上大譟燕師大駭

又曰龐涓追孫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破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合齊軍萬弩夾道曰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萬弩俱發龐涓大敗又曰蘇代謂魏王曰夫以王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

又曰顏叔子獨居室夜雨比舍屋角有女子投之叔子合秉燭燭盡乃徹屋草續之至明不亂

又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

漢書曰項羽西屠咸陽燒其室火三月不滅

又曰孝平后王莽女有節操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三

曰何面見漢家因自投火而死

又曰漢兵圍王莽城中少年房朱張魚等恐見虜掠私燒作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火及掖庭莽避大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又曰陳勝吳廣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郡國志曰連渾府遙火山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上昇常若微電以草爨之則烟騰火發其山似火從地而發故名熒臺

東觀漢記曰梁鴻收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及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又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

不可移冒火伏棺上火乃滅

又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屬范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魏畧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流下化爲白雀啣綠丹書集於公車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珍許宴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權不從昭忿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珍晏權數慰謝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病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往問良久昭諸子扶昭起權載之還宮

太平御覽

卷入百六十八

四

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闈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也由是竒之又曰張華字茂先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

又曰韓康伯家貧寡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投炭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復作禪伯曰不須復作禪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著襦下亦當煖母

甚異之

又曰王獻之常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出以香薰水火又曰郭璞字景純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之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曰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爲長史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過塹集營皆燃焉

宋書曰周郎爲膚陵內史郡後荒蕪頗多野獸母薛氏郤見獵郎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解朗悉以秩米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五

屋債所燒之限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爲不食令撒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爲家人所覺

蕭鸞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傳承以賊若夜來必應渡淮可
以火記其淺處承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
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燃之其夜康祚等果
親率領來斫承營東西二伏挾擊之康祚等輒奔淮水火
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之處遂望承所置之火而爭渡焉

水深溺死者首斬數千級

花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
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
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又曰文宣曾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
嚴備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而譏門
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笑曰卿欲郊郅君意也使曜前開
門然後入

又曰張亮守河州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
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鑠鑠頭施釘火船將至卽馳小艇以
釘釘之引鑠向崖火船不得及橋全亮之計也

尙書大傳曰燧皇以火紀物火陽尋故託燧皇於天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六

春秋元命苞曰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字入散二者爲火
也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
公子晏宋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農夫藏於困倉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
已昔桀紂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皇臺是君之福也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水夏則握火

後趙錄曰石勒禁火百姓苦之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
一家斬五部都督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甕云齊失火以

厥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東家

陳畱耆舊傳曰劉崑爲江陵令民有火災崑向火叩頭卽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崑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鄭立別傳曰立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其時常有火災宜祭醮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苑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灑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客從蜀來者云是日有大火有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七

火遂得滅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與客曰居貧不能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公口吐氣火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滿室坐客皆熱而脫衣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合治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治與天通七日迎汝以赤龍籠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

又曰巖巴爲尙書正會得酒西向嗽云成都失火嗽而作雨驛至果如其言

又曰甯封子皇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

列女傳曰梁節婦其室失火兒子與己子在內欲取兒子

輯得巳子火盛不復得入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耶
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家人哉遂赴火而死

搜神記曰糜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
婦從來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竺曰我天使也堂往燒
東海糜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得不燒君
快去我緩行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使出財物日
中而火大發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
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
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
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八

過此山下取此木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
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
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連以燒之薪盡
而此獸在火中不然以鐵椎鍛其頭十數下乃死以其口
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卽死取腦以花服之
盡十斤得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
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二百許里晦望見山林及此獸
火光照人乃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澣布國人服之
此布垢污唯以火燒布兩食許出振之其垢卽去潔白如

雪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毋墓舊說張母是王氏妻王家墓經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其家奉之稱清火道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簞

步皆反 沿漢水下至浦口未卽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

艘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數千人立於船上以

葦於簞至乃放火火燃卽回船走去須臾燒數千簞火起

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齊地記曰東武有火之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鄴中記曰石虎正平聲會爲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之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

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說苑云司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九

之燒死故云然耳

又曰臧仲英家欲炊而失釜火從篋中起衣服盡燒而篋

不損

山海經曰符愚之山其鳥名鵠音旻其狀如翠而赤喙翠似燕而

紺色可以衛火畜又辟災

又曰翠山之上其鳥多鷓音壘其狀如鵠赤黑而兩首可以

衛火

又曰帶山之上其獸焉其狀如馬而一角其名曰驥疏可

以衛火

又曰崦嵫之山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如瓜赤符而黑

理食之可以衛火

又曰合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崑崙山之上其有鳥焉其狀如鷄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
可以衛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

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燃

今扶南東萬里有著薄國東復五千里有火山

國上雖霖雨火帝常燃有白風常出山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今之火浣布此類也

又曰厭火國人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

言能吐火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生木晝夜火燃得暴風雨火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七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

新論曰漢元帝廣求方術之士漢中道人王仲都云但能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十

忍寒暑耳以隆冬單衣於上林昆明池上無變色至夏天暑使暴坐環以十爐不出汗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籍所發放羊

兒墮于冢中然火羣羊燒其椰藏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之後百五

日禁火寒食云為介子推子胥沉江吳人未有絕水之事

至於推獨為寒食豈不悖乎

河圖挺佐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錯木作火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民間起

火明象賢者屈滯從

出井

禮合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疾遂

天之意故爲燧人也

陸景典語曰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中有火如粟出不

燕

又曰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炷承之得火也

瓊語曰智伯旣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及夫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張衡靈憲曰日正火月正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括地圖曰神丘自火穴光照千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八

十二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門人鑽火其夜陰暗未得火催之急無居人又無火爐行人或異焉以爲神光之祐皇甫曰積善之應也

尸子曰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

四曰火庫五曰火燧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

生得之魯君許諾乃使轉其拳膝其耳置之匣中至齊境

桓公使以朝車迎之祓以燿火

燿火所以祓除不祥也

又曰鷲雀處一屋之上自以爲安竈突决火棟宇將焚鷲

雀不知禍將至也

又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爲之紀

博物志曰燧人鑽木而造火

又曰臨邛有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轉盛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熟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炎卽滅迄今不復然也

又曰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里餘猶可燃也

又曰魏明帝世河東有焦光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焦處寒不凍

太平御覽

卷入百六十一

三

又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晉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南越志曰廣州有大樹可以鑿火山北謂之慎火人積屋水廣南無霜雪故成樹也

又曰...

...

...

...

...

...

...

...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火部下

火

西京雜記曰惠帝七年夏震南山火木林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又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矚則得酒食火華則得錢財故目矚則祝之火華則拜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壬子年拾遺記曰岱山東有員淵千里孟夏之月水騰沸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九
一
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之月稍燠潤中有黃色烟從地中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地數尺得焦石如炭或有碎火如俗閒之火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灸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冬燠溫以枝相歷磨則火出

又曰昔伯禹隨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室穴初入室穴之時孔八尺稍入幽闇不可復行禹乃圓火而入有黑蛇長八尺頭有角銜夜明珠以導於禹

又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里扣之片片則蒼然雲出俄而變潤天下有木名曰倚桑亦有水蚕長七寸黑色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

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而不濡其質輕軟柔滑以之投火則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

又曰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述有宛渠之民乘蠡舟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如親見始見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夜其晝則天豁然中開濶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爲一日也及其爲夜琢然不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自光明鑽鑿皆火出大如栗則暉曜一室昔炎帝時火石國人獻此石也

又曰申彌國去郡萬里有燧門國不識四時晝夜其人不

太古御覽

卷八百六十九

二

死厭世則升天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丈雲霧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變腥臊之味遊日月之外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鸚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成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庖犧之前則火食起乎茲矣

又曰郢寄字君珍喪親盡禮去墓二百里每夜行常有鳥銜火以夾之

六韜曰軍不舉火將亦不食

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運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也

由熟

衆人焚和

衆人遭利則和若利害在則

其火
焚矣

又曰曾子居衛緇袍無表二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又曰脂窮爲薪火傳

窮盡也爲薪酒前薪也前薪以脂脂盡前之理故火傳而不滅

不知

其盡也

又曰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又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又曰馬血爲燐人血爲野火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申山籍苕

音仍

燔林扇黑百

大不御覽

卷八百六十九

三

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從爐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嚮之來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管子曰黃帝作鑽燧出火以熟葷臊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地風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而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與國不足以賞於民諸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火之罪令下未遍

火已滅矣

淮南子曰火上尋水下流

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爲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

又曰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溫故灰重

又曰練土生木練木生火練火生雲雲金也練雲生水練水生土

又曰失燻火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九

四

又曰稿竹有火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

又曰披裘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

又曰畜火井中操鈞上山搗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又曰飢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又曰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瓶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惰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又曰順風從火紫芝與蕭艾俱死

蕭蒿也

又曰今人於堯或操火往益之或雨者皆未有功而恩怨相去亦遠矣

又曰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己若火之自熱水

人之自寒夫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

言舟中之

又曰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

又曰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拆水凝火弗爲衰其暑火熱礫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又曰未嘗灼也而不敢掘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擢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又曰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

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遠望若野火

又曰炎帝於火死而爲竈

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九

五

抱樸子曰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也餘氣也夫言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亦何必盡如日月之方圓乎合火出於陽燧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而諸水不方也

又曰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可知矣

又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火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之時滿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離爲火所著但小燧黑人或得以爲薪者火著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

人取木業績以爲火浣布木皮亦剝以灰煑爲布但不及葉細好耳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水中其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又曰暗非火積水非魚屬然暗竭則火滅水涸則魚死伐木而寄生除蔓草而菟絲蕪

又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幼伯子生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也

傅子曰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唯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趨之得島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可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潘尼箴曰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火部三

燈 燭 炬

燈

漢書曰王莽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

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祭遵營士衆作黃門

武樂至夜御燈火

晉書曰溫嶠旋軍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煨羣燈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故相照意甚惡之至鎮未旬而卒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一

唐書曰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炷衣帶以爲燈其廉介如此

又曰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僧娑陁婆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意門觀樂凡經月日從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當暫來帝曰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荀爽傳曰荀爽女采爲陰瑜妻而夫早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

敢逼

三秦記曰始皇墓中燃鯨魚膏爲燈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人丁緩者爲恒滿燈七龍五鳳襍以芙蓉蓮藕之奇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異者有青玉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爛若星而盈室焉

洞冥記曰漢武帝燃芳苴燈於閣上有白鳳黑龍憑足來戲於閣上芳苴草出奔盧國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燈光不滅

羊頭山記曰漢有常滿燈不添油光明不絕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二

法顯山記曰舍衛國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佛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曰在西時佛精舍影則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比暎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天寺洒掃燒香燃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娑羅門志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婆羅門于夜自伺候見其所天神時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矣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卽捨家入道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臥於室中以畫石爲榻高三尺廣六尺石體甚輕郵支國所獻也上設紫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燭如屈龍形雜爲乏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於

屏風外扇之偃曰玉石豈扇而後清涼侍者乃以手摸之知有屏風之礙

又曰穆王東至大櫺

奇

之谷起脊霄之宮集諸方士問佛

道法時已將夜間殷然雷聲伏蟄皆動俄而有流光照於宮內王更設常生之燈一名恒明亦有鳳腦之燈綴水蓮冰穀之花上去燈七八尺不欲使煙光遠照也西王母來

乘翠鳳之輦共玉飲會

又曰燕昭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升龍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遙加拜之以火浣布爲纏炷光滿於宮內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三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秦子曰智惠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暗消膏炷大而朗朗則膏消炷小而闇闇則息膏則久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既滅乃有人引美衣者美人挽絕其冠纓

桓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燹禿將滅予謂

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美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子

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

王朗秦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下三階之前

月照星明雖夜猶畫

淮南萬畢術曰取蛭脂爲燈置火中卽見諸物

語林曰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吾恥與鬼魅爭光

河圖汴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爲火

燭

記曰侍坐於所尊燭至起

又曰燭不見跋

又曰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

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燭思相離也

又曰祭之日汎掃反道鄉爲田燭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五

又曰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燵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又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必有其事治國而無禮

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又曰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周禮曰司几筵掌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汲與執燭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墳燭麻燭也又墳大也樹于門內曰大燭於門外曰庭燎

儀禮曰主人爵并纒裳從車二乘執燭前焉

又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官執燭於西階上人句

執燭於中庭閽人執燭於門外

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

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夜

女乎夫江上夜女有家貧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無燭者曰女以無燭之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東壁上餘光照西壁者幸以賜女何爲去我諸女以爲然而留之今臣棄逐於秦而出關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膏爲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爲揚州刺史與客坐暗暝之中不燃官燭

晉書曰周顛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五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常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具刻一寸以此爲奇肅文琛曰燒一寸燭爲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楷江洪打銅鉢爲五韻諸響滅皆可觀覽

後魏書曰高祖嘗幸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鄴郭雅刑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異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立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懼節其燭

唐書曰劉沔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提生持前

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

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隻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而還既行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有此先及罷鎮後雙光遂息

又曰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朔望召對繼之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更取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恕務在寬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斬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

又曰陳修字奉遷烏陽人也爲豫章太守修性清潔履約恭儉十日一炊不燃官燭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曰殿下有怪嘗著朱衣被髮持燭相隨而走爲可効否馮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馮以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六

擲之數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識耳乃解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有東海上貧婦人與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吾最貧無燭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洒掃陳席以待來者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餘光莫之能應遂復夜作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枝

又曰匡衡勤而無燭鄰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矣

王守年拾遺記曰蝠臯西有銷明之草莖生于葉陰數畝地夜視之如列燭晝則滅矣

又曰崑崙者是西方白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夜望水上光焰如燭

抱朴子曰慕惡者猶霄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天明燭霄舉飛虫羣起

又曰有自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形者神之宅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方之於燭燭盡則火不居住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銷

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設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言舉高明者而任之國以治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七

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高燭之類也火愈燃而消愈亟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如不學昧昧如夜行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世說曰王愷以粘糖澳釜石季倫以燭蠟灼炊

玄宴春秋曰丁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揲黎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之而問之奴曰揲黎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子於是乎曠然發矇

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之後燭而

益明二者相因而成大火

論衡曰大公陰謀書稱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農舉脂燭權
揜不備

地鏡圖曰相王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尋
之石中有玉矣

蔡氏化浦論曰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然之保此
小材

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

魏明帝樂府詩曰晝作不輟手猛燭繼望舒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八

劉禎詩曰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爲稱百年壽誰能應
此錄低昂倏忽去炳若風中燭

傅玄燭錄曰煌煌丹燭熠熠飛光取到龍景擬象扶桑照
彼立夜炳若朝陽焚刑監世無隱不彰

炬

東觀漢記曰光武平河北任光伯卿暮入堂陽懸騎皆炬
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卽夜降

魏志曰滿寵守伯寧以前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孫權自
將號軍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十數人折松
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牙賊權于是

引退

宋書曰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睿同起義兵與慕容乘戰敗仲德被創逃走至渭臺復爲翟遼所畱使爲將帥仲德志欲南歸乃棄遼走太山遼追騎甚急夜行急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夜行百里許得以免難

六韜曰三軍有行統領士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設雲火萬炬

淮南子曰亾者不敢夜揭炬

又曰甯戚欲于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于是爲商旅將軍任重商於齊慕至于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炬火任盛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疾商歌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九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字德珍事郡功曹爲小吏常持劔侍功曹日月朝并持炬嘉于是忿然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投火于池以劔帶槐樹趨詣府門五者問其故對曰本去勸牧來入大朝觀庠序之化今右手持劔左手把炬此等之事乞得受罰而歸

神仙傳曰王遙炬伯遼夜大雨晦冥遙出行不露有兩炬火常在于前

英雄記曰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爲所圍瓚迺師奔救胡卽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

又曰周瑜敗曹操於赤壁密使輕船走舸百戶艘艘有五

十人拖掉持炬火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

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終

吳興沈宸分校

